

血染金刚台 流芳万古香

——晏永香烈士传略

黄明远

在固始县大杨山南麓一片葱郁的松林中，昂然挺立着一尊高大的墓碑。碑的中央大字铭文刚劲有力：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为革命战斗牺牲的烈士晏永香”；两边刻着悲壮的挽联：“为革命英勇牺牲，伸正气万古长存”；下端横刻着“固始、商城县人民政府敬撰。”

晏永香烈士虽然与世长辞八十四年了，但他生前为革命战斗的英勇事迹，至今仍在固始、商城老苏区人民中广泛传颂着。

一

1901年，晏永香出生于固始南部山区黄家湾一户贫农家里。她不满五岁的时候，父母就把她撇下而离开了人世。当时全家还有八口人（哥、嫂、姐、妹和两个小侄儿），只有她哥哥一人是个棒劳力，种了姓叶的二亩多老坟地，每年收入千把斤粮食，只够吃三、四个月。在生活逼迫下，她姊妹几个常年在外面讨饭度日。她13岁那年，家乡灾荒严重，讨饭也无门了，哥嫂只好把她送给花石板贫农老张家当童养媳。老张家人口多，加之婆母年老体弱，因此，打米磨面、烧刷洗补等繁重的家务劳动都落在她的肩上。晏永香的童年就这样在苦难中挣扎，在辛酸中度过。

1918年晏永香与张泽礼结了婚。为了糊口谋生，她夫妻便在杨山脚下的花石板开设了一个小铁铺，为那里煤矿、煤窑修造挖煤工具——鸭咀锄。打铁是重体力劳动，一般妇女是难以担当的。为了生活，晏永香每天起早摸黑与丈夫对着抡大锤，默默地干着。

二十年代，新旧军阀横行中原，混战不休，整个中州大地兵燹匪患，民不聊生。位于中州东南隅的杨山山区更是盗匪蜂起，民团、枪会乘机掠夺，加上矿区的“鬼头工人”，以及地保、恶棍等不肖分子为非作歹，称王称霸，直闹得当地鸡犬不宁，就连小小的张家铁铺也常常遭到袭击和敲榨。面对这种混乱局面，晏永香夫妻不得不设法自卫。说也凑巧，就在这时，杨山来了一位姓郑的武教师（鹿邑县人），设立教场，招徒传艺。学艺能防身，晏永香夫妻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便拜郑某为师，习练武功。“功夫不负苦心人”，半年时间，这两个身强力壮的铁匠不仅学会了拳术，而且还能耍刀弄棍，成了熟练的武士。

杨山岭东煤矿矿主汪培禄的看家狗霍九芳，狗仗人势，在窑里窑外横行霸道，抓打骗赖，没酒喝就到张家铁铺去要，没钱花就到张家铁铺去借。张泽礼对霍九芳仗势欺人的行为，早就恨在心头。一天，霍九芳喝得醉熏熏的，又到张家铁铺要借二百串钱，张泽礼一怒之下，砍了他一刀。事情发生之后，汪培禄不仅强迫张泽礼给霍九芳治伤养伤，而且还

扬言要把张泽礼送衙门治罪。当时有些好心的人都劝张泽礼息事，而晏永香却认为穷人不可欺，有理不让人。于是，她便理直气壮地拿起大刀，迈开大步，跑到汪培禄的大门口，要同汪培禄拼命！汪培禄知道自己理亏，更知道晏永香夫妻武艺高强，不好惹，吓得闭门不出，托人说和。晏永香这种不畏权势，仗义勇为的行动，受到乡亲们的钦佩。

二

1929年10月5日，杨山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在附近农民赤卫队的配合下，举行了武装暴动。在这次暴动中，晏永香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，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并光荣地加入共产党。

在杨山暴动的准备阶段，杨山党支部经过慎重研究，决定将张家铁铺作为搜集和传递情报的联络站。因为这时晏永香已是党的培养对象，党支部便让她负责联络站的工作，以便在斗争实践中来锻炼和考验她。她愉快地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。张家铁铺位于各矿的中心，是矿工们常来常往的所在。她利用这一有利条件，通过与矿工们闲谈的方式来搜集矿区的有关情报。对有些她认为不太可靠的情报，她还深入矿区去侦察核实，因此，她及时而准确地向党支部传递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，为党支部组织和指导暴动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在搜集和传递情报的同时，晏永香还和她弟媳郑香芝一

起，利用深夜绣出一面大红旗。暴动的那天，她们把红旗献出来，由暴动队长汪志清执掌，引导着大家冲锋陷阵，勇往直前。后来这面红旗成为杨山工人纠察队的队旗，一直飘扬在杨山山巅。

杨山暴动胜利以后，晏永香入了党，这使她对革命更加充满信心。她每天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发动广大妇女碾米磨面，做鞋缝衣，积极支援和鼓励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杀敌立功，为巩固和开展革命根据地而战。

三

1930年春，晏永香被中共赤城县委派到第四区担任工会委员，兼管区监委工作。当时由于那里区、乡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都刚建立起来，革命局势还不够稳定，部分党员和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比较弱，违法乱纪现象经常发生，特别是那些混进革命内部的不纯分子，对党的纪律和政府法令更是阳奉阴违，明知故犯，甚至乘机破坏，以致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，影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。

上述情况使晏永香清楚地看到，维护党纪政纪，加强党的建设，是当时区监委的一项急迫任务。自己身为区监委的负责人，应该下定决心，在区委的领导下，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。于是，她一面向党员和干部进行法纪教育，以提高他们遵纪守法的自觉性；一面对违法乱纪的人进行严肃处理，对故意破坏法纪的坏分子给予严厉惩罚。混进该区第五乡苏

维埃政府的小土豪李直清，利用他手中窃取的权力，到处打骂群众，并犯有敲诈勒索罪行。晏永香把情况调查清楚以后，立即报请区委批准，在二道河北河湾召开一千多人参加的干部群众大会，对李直清进行了批斗，然后将其清除革命队伍。

在维护党纪政纪的斗争中，晏永香铁面无私，秉公办事，表现出监察干部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。共产党员、农会干部汪成积，是晏永香的至亲，一次打土豪时，汪成积私自将一只小元宝装进了腰包。此事被群众告发后，有些人找晏永香为汪成积说情。晏永香当即对那些说情的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，并坚定地表示：“我是党的监察人员，只有维护党纪政纪的责任，没有对违法乱纪开脱的权力！”接着，她果断地向汪成积追回了那只小元宝，并给予汪成积党纪处分，从而使赤城四区的党纪政纪得到了维护。当地群众把晏永香称为“女包公”。后来，四区党委发出通知，号召广大党员、干部学习晏永香为维护党纪政纪而斗争的革命精神。

四

1932年秋，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推行，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。敌人乘虚而入，大搞白色恐怖，使鄂豫皖各级苏维埃政权与地方人民武装遭到严重破坏。当时我党保存在商（城）固（始）边境上还有一支张泽礼领导的地方游击队，继续与“围剿”之敌周旋于深山密林中。晏永香是这支游击队的唯一女党员。

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，游击队领导人张泽礼分配晏永香到杨山、青峰岭一带，去动员与组织一批红军家属上山，以避免敌人对她们迫害，又可让她们配合游击队作战。经过晏永香一番努力，二十多名红军家属上山了。家属们成立妇女小组，选晏永香为组长，担负起看护伤病员与侦察敌情的任务。

不久，张泽礼的关节炎突然发作，四肢瘫痪，不能行动。在那反“围剿”的艰难时刻，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病倒，给当时的作战增添了困难，大家都为这件事而着急，盼望着张泽礼的病症迅速痊愈。但是，那时一无医生二无药，又怎能使他的病症迅速痊愈呢？在这种情况下，党组织负责人陆华宏只好把负责张泽礼的疗养任务交给了晏永香，并郑重对她说：“永香同志，老张的病情能否早日治好，事关游击队的命运，你要尽一切努力完成任务呀！”晏永香深知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，但她考虑自己是共产党员，在党有困难的时刻，自己应当挺身而出，帮助党克服困难。于是，她向陆华宏坚定地表示：“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她接受任务以后，一面用游击队搞来的鸡蛋给张泽礼吃，以增加他的营养；一面又亲自下山，设法搞到一大块虎骨，每天用虎骨泡酒给张泽礼喝。就这样，经过她不到一个月的精心护理，张泽礼能够照常活动了。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都喜出望外，称赞说：“晏永香同志为革命立下了大功！”

在张泽礼患病期间，杨山煤矿工人纠察队党代表韩子香经不起恶劣环境的考验，在他内弟吴存西的勾引下，向戴民权匪部缴械投降，为虎作伥，疯狂残害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基层干部与红军家属，成为苏区的一大祸害。张泽礼病好以后，对韩子香的投敌行为恨得咬牙切齿，便与晏永香商量干掉韩子香的问题。晏永香根据她已掌握的确切情况，提出偷袭的办法。

韩子香投敌初期，敌人利用这条癞皮狗在苏区东窜西逃，狂吠乱咬。不久，敌人认为这条狗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于是将他安插在杨山煤矿当个小工头，带着一批工人在毛坪子运煤。韩子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，也知道杨山周围还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，所以，他表面故作镇静，内心却惊恐不安，害怕游击队向他讨还血债，每天一到傍晚，就象惊兔一样急忙从工地躲在家中，闭门不出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张泽礼与晏永香在一个傍晚，悄悄地埋伏在毛坪子路旁的树丛中，等待“偷袭”。不大一会，韩子香果然慌慌张张地走来了。张泽礼出其不意，一个箭步从树丛中跳出，拦着去路，大声喝道：“韩子香休走，你今天真是冤家路窄了！”韩子香见此情景，大惊失色，抡起手中木棍，恶狠狠地向张泽礼扑去。张泽礼趁势将木棍抓住，两人扭打起来。机敏的晏永香瞅准机会，纵身跃在韩子香的背后，对准他的后脑壳“咚”的就是一拳。只听“哎哟”一声，韩子香扑咚倒在地上。当晚他们将韩子

香押往胡油坊，绑在一棵大树上，结果了这个无耻叛徒的狗命。

五

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奉命长征。不久，新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又一度西进桐柏山区。在此期间，整个鄂豫皖边区无红军主力部队，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，而敌人又纠集十几万兵力继续对我进行更加疯狂的“围剿”。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，张泽礼率领游击队从固始的杨山、窑沟迅速转移到商南境内的金岗台，开辟新的斗争基地。接着，他们在金岗台首先组成了以张泽礼为书记的中共商南县委，成立商南游击队，并将跟随游击队上山的四十多名女干部与红军家属编为一个妇女排，排长袁明，晏永香协助袁明做妇女的政治工作。

时隔不久，敌人跟踪而至，一面倒林筑堡，移民并村，把金岗台周围搞成无人区，严加封锁；一面又派出部队，轮番进行搜山、烧山，并狂妄地叫嚣要用一个月的时间，把红军游击队全部消灭在金岗台。当时已处于数九寒冬，冰雪封山的时节，金岗台上的游击队与山下的联系完全中断了，缺医少药，缺粮少盐，缺棉衣，缺子弹……几乎什么物资都缺。特别是粮食运不上山，队员们吃不上饭，只能在冰天雪地里扒葛根，挖野菜，削树皮，采野果，藉以充饥。

在那恶劣环境里，晏永香不畏难，不叫苦，始终保持着

旺盛的斗志，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。她曾经高唱：“为了穷人不受害，困难再多也愉快。誓守红色金岗台，保证人在山也在！”

为了保卫金岗台，晏永香忍受痛苦，毅然决然地把她正在哺乳的独生子送下山，交给婆母抚养，使自己摆脱婴儿牵挂，跟上同志们的战斗步伐。

为了保卫金岗台，晏永香经常不辞劳苦，为游击队护理伤病员，缝衣做鞋，烧水送饭。她上山时随身带去的一口小铜锅，后来成为她为伤病员煮药、消毒医疗器械，为游击队员做饭、炒菜、烧茶的炊具，山上的同志差不多都享受过这口小铜锅的好处。

为了保卫金岗台，晏永香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为游击队侦察情况，下山打粮。

有一次，商南县委书记张泽礼带领游击队到外地作战。出发前，张泽礼把 30 多名伤病员和妇女、小孩安排在蝙蝠洞内，并指定曾少甫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，领导大家坚持斗争。不久，下起大雪，粮食运不上山，蝙蝠洞已经断炊了，吃饭问题对大家的威胁越来越严重。根据这一情况，党支部决定马上派人下山，冒雪运粮。但是洞内同志病的病，伤的伤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谁能担任这付重担呢？曾少甫掰着指头算来算去，当时身体较好的只有四个人了，而洞内警戒任务还需要他们担负。正在他为这件事发愁的时刻，晏永香突

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对他说道：“老曾同志呀，俺们过去没有战场上被敌人打死，现在更不能在洞内活活等着饿死啊！下山运粮的时间再也不允许耽误了，我请求党组织批准我马上下山运粮，抢救同志们的生命！”

曾少甫叹了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不行啊，这样的重担，我怕你们女同志担当不了呀！”

“男同志是人，女同志也是人。俺对山路熟悉，身体也撑得住，保证能担起重担！”晏永香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永香同志，眼下洞内的确需要你这样有胆量、为革命着想的同志，可是敌人在山下层层封锁，你万一在途中遭到意外，我咋对得起张……”曾少甫说到这里，晏永香就接上了话茬：“你怕我出了意外对不起老张，难道同志们都饿死在洞内，那时你就不怕对不起老张了吗？”

“好吧，我俩一块去！”曾少甫见她言之有理，态度又那么坚定，很快作出了决定。

同志们听到这一消息后，立即将洞内仅有一碗米煮成稀饭，让曾少甫、晏永香吃了。吃罢饭，他俩连夜冒着凛冽的西北风，迎着白皑皑的雪光，向二十里外朱裴店朱大嫂家进发了。一路上，他俩互相鼓励，互相照应，越过猴儿石和黑石槽等险要地带，涉过冰封的大河小溪，闯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，好不容易才摸到朱大嫂家。她俩把朱大嫂装好的米袋各背了一袋，又振奋精神，急忙赶回，终于把粮食运到蝙蝠

洞，使洞内同志得救了。

在那艰苦的游击岁月里，晏永香一直奋战在金岗台上。金岗台每座山峰、每个山洞、每道山涧与河流、每条崎岖的道路都留下过她战斗的脚印。

1936年冬，敌人利用冰雪封山之机，又到金岗台搜山了。一天下午，晏永香与十多个战友在猫耳石活动，不幸碰上了叛徒杨良巨带领的搜山队。当时我们人少，又多是手无寸铁的女同志，敌人尾追不舍。同志们由于长期挨饿，体力渐渐不支，被迫钻进路旁的荒草丛中，暂避一时。可是敌人越追越近，一旦发现前面无人，势必就近搜查，同志们就有全部被俘的危险。在这危急关头，晏永香心急如焚。为了让战友们安全脱险，只有设法把追兵引走，于是，她咬了咬牙根，猛地从草丛中冲出，奔向前方。由于峰回路转，树木遮挡，她的身影时隐时现，弄得敌人眼花缭乱，只看见前面有人奔跑，但看不清有多少人，所以就一个劲地追赶。山路没有了，迎面是陡峭的山巅，尖利的石块，乱蓬蓬的荆棘。为了把追兵引得更远，她爬山披荆，拼命地奔跑着，脸部划伤了，手脚弄破了，血洒在跑过的没有路的路上。

敌人追得更近了。当他们发现面前只有一个妇女时，才知中了调虎之计，直气得哇哇乱叫，恨不能一把把她抓住。而晏永香此时算了算已离开同志们隐藏的地点二十里了，料想同志们早已脱险，安然地流露出笑容。

夜幕降临了。晏永香打算趁茫茫夜色甩掉追兵，于是豁出最后气力，继续奔跑。脱险的时候就要到了，不料一条深涧——大板沟挡住了去路。恰在这时，从山上的黄店子又迎面窜出一股团匪，一边打着枪，一边向山头扑。后面的追兵也渐渐逼近她，嚎叫着“抓住她！”在前后受敌的绝境里，她举目朝着金岗台深处望去，那里有她的战友，还有她的丈夫和刚满两岁的独生子……人世间对她是多么值得留恋啊！可是她转儿想到：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宁死也不能让敌人活捉！于是她泰然地站在悬崖上，整了整衣襟，理了理头发，纵身向大板山下跳去。年仅三十五岁的晏永香为革命壮烈牺牲了。